

篇名：挑選日

浴室傳來水聲。

睜開眼後習慣性地瞄了一眼床頭邊的電子鐘，卻發現艾琳娜的桌燈亮著。比平常更早被吵醒沒有令我感到任何一絲不悅。我將頭轉回來望著天花板發呆，假裝沒聽見艾琳娜打開粉底盒的聲音，還有浴室裡那刻意把水龍頭開到最大藉以掩飾的啜泣聲。

我不怪芊熙早起洗頭洗澡，也不怪她想哭，那不是她的錯，我甚至希望她平常能夠多掉些眼淚，不需要在我們面前苦撐也沒有關係的。但是基於更重要的原因，我還是嘆了口氣掀開被子，踩著木製樓梯時睡下鋪的賀華睜開了眼睛。該起床了，我說。然後敲了敲浴室的門。

「別哭了，眼睛會水腫。」

浴室裡的水聲停了。我向來討厭擺出無情姿態的自己，但此刻不開口恐怕才是真正的無情。至少這個房間內的人都如此認同。對著小鏡描繪眼線的艾琳娜轉頭望向這邊，金色的髮絲在我的眼角餘光劃出漂亮的弧度，然後她鼓勵似的對我勾起嘴角的笑容。

浴室的門把轉動，芊熙紅著眼睛不好意思地站在氤氳蒸氣中，我拍了拍她的肩，順手把櫃子上的眼膜遞給她。她感激的眼神其實挺多餘，我們一直以來都是一丘之貉。互相幫助不需要太過偉大的情操，一切都只是為了能夠活下去。

「去化妝吧。」接著我毫不猶豫的走進浴室，扭開蓮蓬頭，讓蒸氣瀰漫整個空間。

今天是挑選日。

在挑選日裡我們精心打扮，不是通常而是義務。為了卑微的可笑的未來、為了我們毫無選擇的未來，對著粉底盒內的小鏡子描繪貓膩的眼線，戴上放大片和厚重的假睫毛，擦上唇膏，站在鏡子前為虛假的倒影加上一層又一層華美的服飾。房間有個小小的櫃子堆滿了過期的時尚雜誌，裡頭的模特兒搔首弄姿的笑著，她們的工作是穿上那些也許根本不想穿的衣服，還要擠出專業微笑，現在想想我們也一樣。做了言不由衷的打扮還是必須笑著。要可愛、親切，要討人喜歡。

據說人是最能習慣逆境的一種動物，只是我實在不太確定，在「遭遇未知」之後，我們是否還能被稱作為人？

自從「那些東西」攻佔了地球之後，至今過了一年三個月零六天。

不知道能不能用外星人這麼膚淺的詞彙來稱呼「那些東西」，我在之前的挑選日見過牠們很多次，牠們的長相不是人類貧乏的語言能夠形容出來的，甚至不像任何科幻電影裡出現的外星人，也許也正因为這點人類才沒意識到電影情節已經發生，發生的當下也無法使用電影的任何一種情節來對付「那些東西」。

人類只能任憑「那些東西」宰割，牠們將成年和未成年人類徹底隔絕，再各自區分成食用和寵物。被當作寵物豢養的成年人類負責接洽與人類有關的一切，老師、未成年人類區域內的商店店員或者翻譯，因為只有統領等級的「那些東西」才通曉人類的語言。

未成年人類集中的區域內，最多的建築物是學校，每個未成年人類都強迫住校。每個月會舉辦一次「挑選日」，一些有錢有勢的「那些東西」會進到校園來挑選年屆高三的未成年人類。通常長得漂亮可愛，或是擁有特殊才藝的，會被挑去當成寵物豢養，「那些東西」會給予他們頂級的待遇和菁英般的培養，他們能夠過著相對正常的生活，甚至能有幸成為人類與「那些東西」接軌的管道。儼然是已經殘破不堪的人類社會中的菁英。

而「那些東西」若一時興起，也會挑選一些相貌平庸、身材豐腴的人當作食物。那些直到畢業都沒有被選中的人們，有些會依照不同的特性送去生產區，負責生產毛髮或是乳汁，好一點的分派到勞動種植，而剩餘的就全數送進食用區。

我想那些成人也是這樣被區分的。

可是為什麼，這如同煉獄般的世界莫名的讓我有一種熟悉感？在我還小的時候，在這個世界還是本來樣貌的時候，我依稀記得我曾看過這樣的世界以另一種形式存在著，我依稀……想不起來了。

方才灑在身上的水珠開始冷卻，我才意識到自己又在發呆，現在不是胡思亂想的時候。我用浴巾隨意包裹自己後走出浴室，發現賀華坐在床上晃著兩條纖細的腿在等我，臉上敷著面膜。

「抱歉，我洗太久了。」難道只有我一個人想活下去嗎？我咬著臉頰內側的肉，為自己發呆而延誤的時間感到抱歉。

「沒事的。」敷著面膜的賀華只能輕輕牽動嘴角的肌肉，「今天這種日子大家都不好過。」

我強迫自己報以微笑，別再影響旁人的心情了。我坐到艾琳娜身邊，她漂亮的綠色眼睛很適合拉長的眼線。有的「那些東西」非常偏好金髮碧眼的外國品種，我想她這次一定會被相中，嗯，我們這次一定都會被相中的，我用力塗抹眼影，剛剛上的睫毛膏在眼睛周圍慢慢暈開，我拚命眨著不讓淚水毀了妝容。

一旦發現自己能夠活著，就不會想死了。

※

教室裡的空氣很沉悶。緊張的呼吸幾乎要凝成實體，隨手一抓彷彿就能納入掌心。但我沒必要這麼做，因為已經夠多了。我偷瞄了一眼芊熙，她膝上緊握的雙手指節泛白，下嘴唇也被咬出齒印；艾琳娜絞扭著雙手，幾度湊到唇邊又將之放下，正極力克制自己只要一緊張就會啃咬指甲的習慣。賀華則面無表情，過了一會兒她意識到我在看她，於是也望向這邊，我們視線相會，鼓勵的微笑掛在她的嘴角。

我看著其他因緊張而弓起的背部，宛若毛髮直豎的幼貓，以前我也養過一隻貓，在我很小的時候，後來牠去哪了？我應該在哪裡看過牠毛髮直豎的場景，否則不會如此聯想。牠最後怎麼了，我的腦袋空白了一下，為甚麼我老是在挑選日的時候胡思亂想？

門外傳來重物在地上拖行的沙沙聲，「那些東西」似乎沒有腳。我聽著那沙沙聲由遠而近的自走廊那端傳來，然後不約而同的停下，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再次響起。然後停下、響起、停下、響起。當沙沙聲在門口停下，一陣寒意竄過背脊，雞皮疙瘩爬上我的皮膚。牠們開始「挑選」了。

講臺上的老師慌忙迎上前去，牠們用一種像是雜訊的滋滋聲交談了一會兒，然後老師戒甚恐懼的退開，「那些東西」滑進座位的走道之間，來來回回審視我們，寵物或食物。我強迫自己呼吸，面帶微笑。不要去想。不要去想。

其中一隻「那些東西」在艾琳娜的座位旁停下，並發出像是天線沒接好的雜訊聲，老師招手要她出列。瞬間教室裡幾十雙眼睛都聚集到她身上，忌妒的、羨慕的、複雜的，艾琳娜原本就相當白皙的臉龐霎時褪的毫無血色，她求救似的轉頭望向我，碧色的瞳孔裡盡是恐懼。

我感到身體裡的某一部份放鬆了。卻不太能確定是為了艾琳娜，還是為了我自己。
不知道是在慶幸被選上，還是沒被選上。

當我還在以眼神安撫艾琳娜的情緒之時，她身邊已經又陸陸續續出列了兩位女孩，再過去是兩個健壯的男孩，滿臉掩飾不住的驚慌失措。老師站在前頭唱名，實際上講了什麼我沒聽清楚，大概是在宣布誰是哪一個「那些東西」的所有物。接著她從講桌底下拿出咖啡色的皮製項圈，一共有三個。

只有三個。

空氣霎時緊繃起來，艾琳娜白皙的手指掐進掌心，她身旁的女孩也緊咬著唇。老師走到她們身邊，將咖啡色項圈分別安置到她們頸上，艾琳娜瞬間放鬆的表情讓我的心臟莫名抽痛。同時站在講台上的兩個健壯男孩臉色刷的慘白。

老師接著拿出銀色的穿洞器，當她靠近男孩的時候，他倆濁重的呼吸聲連我都能清晰耳聞，老師面無表情地按下開關，機器運轉的聲音充斥著教室，她在兩個男孩的耳垂上迅速烙下小孔，然後為他們戴上刻著編碼的銀色耳環。

那是食用人類專屬的編號。

我無法移開視線，縱使一切是如此殘忍。當他們烙上印記的當下，就決定了從今往後的命運。被「那些東西」玩弄於股掌，這就是人類的宿命。

講台上的五個人跟著「那些東西」走了。臨走前艾琳娜回頭朝我望了一眼，白皙的手指掠過項圈，嘴角綻放笑容。那是喜悅的、欣喜若狂的微笑，對未來充滿無限遐想與希望的微笑。

有時候我們也只能相信，這樣的命運能使我們安好。

※

我看見那隻貓，那是一隻黑貓，有著琥珀色的雙眸。牠驚慌地衝到馬路上，全身毛髮豎立。牠還很小，不過是隻幼貓。路邊停著一輛白色大卡車，兩個身穿黑色背心的男人打開車門，其中一個手握套頭鐵絲，另一個則拿著網子。

黑色幼貓揮舞著小小的爪子，但在兩個成年男子的陰影底下只是徒勞無功。男子手上的鐵絲套入牠的頸子，用力拉扯，牠黑色的身軀被提到半空中。在被扔進網子的瞬間，牠慌亂的琥珀色眸子終於找到了我。我看著牠粉紅色的嘴巴開闔，急切地朝目睹一切的我發出求救的嘶喊。

「方蕊！」

我嚇得睜開眼睛的同時芊熙的臉闖進視線，她攀附在我床沿的手指幾乎嵌進木頭床板，臉色蒼白，努力故作鎮定卻藏不住滿臉驚恐。

「艾琳娜她.....。」她吐出那個名字的語調顫抖的厲害。一股不知從何而來的寒意，冷的我全身血液幾乎都要凝結。

而那瞬間浮現在我腦海的是，艾琳娜在離開教室前，撫過頸間項圈的那抹放鬆的微笑。那抹期待著美好未來的微笑。

當我衝進交誼廳的時候賀華已經站在電視前面，一如往常的冷靜，面無表情的盯著螢幕畫面。從她的表情完全解讀不出接下來映入我眼簾的景象。

電視裡的艾琳娜兩眼呆滯，全身赤裸的跪坐在黑色欄杆的後面，熙來攘往的「那些東西」笑鬧著走過她的面前，甚至停下來對她指指點點。

欄杆上鑲有白色解說牌，斗大的黑色字體分別用「那些東西」以及人類的語言寫著：

雌性人類。瑞士裔。

我瞪著下方已經翻譯為人類語言的字幕，此刻播送的新聞是關於「那些東西」在殖民地內興建的第一座「人類園」，在今天隆重開幕。人類園的園長保證，引進的人類都是具有各地特色的指標性品種。畫面簡單的帶過幾個籠子，裡頭關著的人膚色、身形各異，也都擁有專屬的解說牌。

耳朵聽見有人激動的喘息聲，過了很久，才意識到那出自我的口中。

「為什麼艾琳娜會變成這樣？」我終於找回自己破碎的聲音，開口問了沒有人願意去想的問題。

「因為她是指標性的人種。」賀華依舊面無表情，她的聲音很輕，幾乎要消散在空氣中。「這對牠們而言不過就是娛樂。就是個能看到各式各樣人類的、假日消遣的去處。」

「為什麼啊？」隨後而來的芊熙站到我身旁，掌心傳來握緊的溫度和力道，我能感受到顫抖，卻不能確定那是來自於我，還是她。「為什麼啊？她不是被“選中”了嗎？」

「被選中後就是寵物，主人想怎麼對待寵物都可以。想棄養、想賣人、想剝下毛皮或是宰殺來吃。在牠們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都是如此，不是嗎？」

賀華轉過頭，讓我清楚看見她沒有情緒波動的雙眼，霎時竟讓我有些背脊發涼。

但更讓我不寒而慄的是她所說的話。

為什麼說是「我們的世界」？

※

又是那隻黑色幼貓。牠最後的哀號夜夜迴盪在耳際。我知道牠被抓走後會送去哪裡，也知道若是沒人認養，幾天後牠就會停止呼吸。

某次我和媽媽出遊時經過一個黑色大煙囪，當時我趴在車窗玻璃好奇觀望，邊聽著媽媽說明那是專門焚燒被安樂死的動物屍體。

那隻黑貓，說不定正躺在哪裡。

吸入的空氣變得灼燙，好熱，這裡是哪裡？回過神來才發現置身於熊熊烈火，四周的牆壁被煙燻得漆黑，我抬頭看見上方有個小小的圓形洞口，可以看見外面的天空。四周的濃煙不斷往那裏聚集，急著逃出這個狹小炙熱的空間。

我知道這裡是哪裡了，這是焚化爐內部。

撕裂般的動物叫聲自我身後響起，當我轉頭瞬間，有團黑色的不明物體自火舌竄出，不顧一切朝我撲過來。

「喵——」

自夢中驚醒後喘了好大一口氣，那灼熱的空氣彷彿還攀附在我的鼻腔。

又是同一個黑貓的夢。

我習慣性的偏頭看項另一側的床鋪想尋求安慰，心臟卻如同被揪緊。我忘了那張床已經沒有人了。

芊熙昔日和艾琳娜共睡的上下舖空蕩蕩的。因為她也在第二次的挑選日被帶走了。現在房裡只剩我跟賀華獨處。我時常在夜裡為芊熙祈禱，願她不似艾琳娜那般。

我也常想起那天在交誼廳裡，看著艾琳娜的遭遇卻仍面無表情的賀華。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能夠這麼冷靜的面對不合常理的一切，怎麼能夠對這麼殘忍的事如此雲淡風輕。

我走下木製爬梯，才發現賀華也不在床上。她的棉被整齊堆疊，床鋪已變得冰涼，看來已經出去好一陣子。

房門吶呀一聲打開了，我眯起眼睛看向背光的來者。然後燈亮了，賀華一貫的面無表情站在房門口，唯有臉色有些蒼白。

「有個東西，我想妳應該來看一下。」

心中不好的預感逐漸擴大，但我仍舊一語不發的尾隨賀華來到交誼廳。電視螢幕依舊停留在新聞畫面，這次的主播是個人類女孩，此刻正笑容甜美的播報最新消息。

「……上個月送進人類園的瑞士裔雌性人類艾琳娜目前適應狀態良好，也因討喜的外表一躍成為人類園的明星。而今早園方發出最新消息表示，他們已經找到另一名純種的雄性瑞士裔人類，估計在下禮拜會送達，與艾琳娜進行配種。為了讓瑞士裔的明星人類艾琳娜得以在人類園交配並產下後代，園方這次可說是煞費苦心……」

喻——的一聲，耳鳴了起來。

「怎麼可以……這種事情，太不人道了。」我不自覺的抓緊賀華的手，捏到手指隱隱作痛。「這太殘忍了！」

「為什麼是現在才覺得殘忍？」

賀華淡淡留下一句話，轉身就走。

我看著她的背影漸行漸遠，頓時覺得，賀華很可怕。

她不是冷靜，而是把這一切視為理所當然。

可是，為什麼？幾曾何時，人類難道也做過同樣殘忍的事嗎？

那瞬間，耳邊再次響起了黑貓淒厲的哀鳴。

※

黑貓原本是住在家裡的，我還記得爸媽在我房裡發現牠時的不敢置信和咆哮。我也記得牠依偎在我懷裡的樣子，還有牠溫暖的毛髮。

我也記得家裡被抓得亂七八糟的物體，久久未清的貓砂散發異味，因此換來的火辣巴掌。還有接二連三發生的不幸的事，我聽見爸媽相互咆哮，最後指責是黑貓帶來不幸。

我也記得牠被提起後頸時毛髮直豎、揮爪掙扎的模樣，還有牠被扔到馬路上時吃痛的哀號。

「這種貓我不要了。」

然後，我聽見這些話自我嘴裡流瀉而出。

再度睜開眼睛時冷汗浸濕了後背，怎麼最近老是做奇怪的夢。

「妳還好嗎？」賀華的聲音自下方傳來，我探頭看見她頭髮濕濡，也已經換上外出的服飾。「沒事的話快點起床吧，今天是挑選日呢。」

我微愣，接著立刻跳下床梳妝打扮，我努力想保持鎮定，但夢裡的不安和無形的恐懼壓的我快喘不過氣來，我怎麼會忘記這麼重要的事？

怎麼走進教室的我也忘了，「那些東西」走進教室也沒讓我像平常那樣緊張。心臟一直像是懸在半空似的。朦朧間只聽見老師喊了我的名字。

「方蕊。」

我的名字？

那瞬間所有雜音都自背景抽離，耳朵能聽見的只有老師第二次的唱名，她招手要我出列。

我被選中了？

我恍惚的自座位起身，踏出的每一步都虛無縹緲。

這不是我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嗎？為什麼一切都那麼不真實、不確定。眼前忽然快速閃過芊熙和艾琳娜的臉，艾琳娜全身赤裸，跪坐在牢籠裡的模樣，我努力將畫面趕出腦海，卻引來一陣暈眩。

不會的、不會的。我不會像她一樣。

一直到耳朵傳來尖銳刺痛的灼燒感，一切感官才回歸正常。冰冷的金屬貼上我的肌膚，我慌張地用手一摸，上頭刻蝕的數字凹槽涼涼的掠過指尖。腦袋像被人重擊一般，在耳鳴來襲之後一片空白。

我最深的恐懼，霎時變為事實。

我是食物？我是食物？

我會被送進暗無天日的地方，每天等人餵得肥胖，然後送進屠宰場？

我不要！

我用力搶過老師手上的穿洞器，將之砸在我未來的「主人」身上，牠發出比平常更高頻率的滋滋聲，我希望那是牠吃痛時的反應，接著我在眾目睽睽之下衝出教室。

後頭立刻一陣騷動，我在走廊上拔足狂奔，開什麼玩笑，說什麼都不要被當成食物。後頭追逐的腳步聲以及「那些東西」拖行於地的沙沙聲越來越逼近，在我開始感到絕望之際，忽然一股強大的拉力將我扯進陰暗的轉角。

「妳這樣有什麼用？遲早會被抓回去。」轉角處是一直以來都很冷靜的賀華。

「為什麼是我？」我抱著肩膀瑟縮發抖，顫抖的指尖摸上那塊冰冷的金屬。「為什麼是我？為什麼是我去當食物？」

「難道妳認為被選為寵物就會比較好嗎？」賀華冷著語調，她的聲音從未包含任何希望，了無生氣，彷彿早已看透這一切。「妳以為我們的命運還有什麼好改變的。難道妳忘了艾琳娜遭受了怎樣的事情嗎？難道妳忘了芊熙嗎？」

「不管芊熙現在在哪裡她一定都過得很好！」我幾近歇斯底里地大喊。又或許我只是不想承認，我們一直以來追求的事物其實一文不值。

「妳還要作夢到什麼時候？」賀華冷笑，眼裡滿是輕視和不屑，接著用力將我拖出轉角，她伸手指向走廊遠端背對我們的一群「那些東西」。

「就讓妳看啊，被選為寵物到底有沒有過得比較好。」
她的指尖只準確地指向一個人的背影。

那是芊熙。

芊熙微微側向這邊，所以我能清楚的看見她的臉皮中間裂了一條縫隙，將她整個人一分為二，露出隱藏在她身體之下的「那些東西」。

那一刻，我發現自己叫不出聲音。

「被當成寵物有比較好嗎？」賀華的聲音充滿嘲諷。聽在我耳裡音調拔高了好幾倍，字字句句尖銳的用力刮著我的耳膜。「被豢養、被虐待，被宰殺剝下外皮，然後做成裝飾品穿戴在身上，那樣有比較好嗎？」

我還死盯著那已經不屬於芊熙的外表，腦中有個聲音歇斯底里的尖叫。然後，我聽見自己尖叫。

「妳閉嘴！」

我撲向賀華，將她按倒在地上。然後崩潰的、毅然決然的以顫抖的手拆下耳垂上，烙印著專屬於食物編號的銀色耳環，毫不猶豫的直接刺進賀華的耳朵。

賀華沒有掙扎也沒有喊痛，訝異的表情凍結在她臉上。我們的大動作和叫喊成功引起了「那些東西」的注意，方才站在走廊尾端的「那些東西」朝這個方向聚集，想要回屬於牠們的東西。而那個東西，已經不是我了。

「我很抱歉，但我還是想活下去。」

我訝異自己如此平靜，然後將賀華推向「那些東西」。牠們對於人類沒有什麼辨識能力，通常是靠著項圈和耳環辨別。這是在某一次「那些東西」搞錯寵物的時候發現的。

但賀華唇邊揚起了笑容，我也是這時候才發現，她剛才被我刺穿的耳垂一滴血也沒流。
接著「那些東西」撲過來抓住我。

此刻內心的驚訝大過恐懼，我拚命掙扎反抗，賀華站到我面前，一臉嫌惡的摘下銀色耳環扔到地上。她張開嘴巴，以滋滋聲示意「那些東西」停下動作。牠們固定住我的頭，強迫我仰視賀華。

「很意外嗎？」賀華微笑，然後她的臉從中裂開。

賀華，不，「那些東西」褪去賀華的外皮，滿意的享受我不敢置信的臉龐扭曲。

「真是的，妳還真粗魯，我很喜歡這副身體的說。」牠惋惜似的的撫著剛剛被我穿出小洞的耳垂。

「妳對賀華做了什麼！」我的聲音已經半是尖叫了。

「別假惺惺了，妳剛剛不是還想把她當成自己的替代品嗎。」如果牠還穿著賀華的外皮，此刻肯定是一臉嫌惡。「更何況，妳根本就沒認識過真正的賀華。打從妳住進宿舍的那天，坐在床上的就是我喔。」

「妳這麼做有什麼目的？」我瞪著牠，不發抖已經是我盡己所能維持住尊嚴的方式。「玩弄人類的感情對妳們而言就那麼有趣嗎？」

「妳好像搞錯了什麼。我在妳身上可沒看到所謂的感情。」牠皺起眉頭，「更何況這並不是玩弄，而是實驗。」

「打從我們登陸地球的那天開始就一直感到好奇，人類這種脆弱不堪的生物到底是如何能成為萬物之首。我們嘗試用妳們的邏輯思考，並複製妳們的生活方式，還有像我這樣直接和人類接觸以取得研究資料。」

「這算什麼生活？人類才沒有那麼殘忍，妳們根本就是殺人犯，居然還吃人類！」

「妳們吃牛羊雞豬。這有什麼差別嗎？」牠將賀華的皮囊檢視了一遍後緩緩穿上，那張奪來的漂亮臉蛋微笑著，「更可笑的是，妳們吃人類養的牛羊雞豬，卻又看不起那些吃人養的貓狗的人，我們試著以妳們的生活模式來揣摩人類，但我們始終無法理解人類矛盾的價值觀。」

「妳、妳在開什麼玩笑！」我發現自己幾乎要說不出話來，「我們跟妳們才不一樣，妳們就算不吃也在殘殺人類，供妳們娛樂和裝飾。妳們根本就不把人當人看！」

「同樣的話，妳怎麼不問問妳們人類呢？妳們老是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殺戮，吃飽了也繼續殺戮，為了毛皮啦獸角啦牙齒啦。我說過我們只是依循人類的方式來對待妳們。何況我不需要反駁妳，妳自己也知道妳說的話有很多漏洞。」

我的確知道。而「賀華」帶著玩味的笑容靠向我，像發現新大陸般興奮。

「妳是少數幾個會對那些話有反應的人，幾乎所有的人類都不願意面對他們扭曲的想法。」

「賀華」一臉意猶未盡的將手一揮，發出滋滋的聲音，接著轉身離去，「那些東西」則架著我往反方向走去。

「真是可惜啊，我還挺喜歡妳的。本來想說取得足夠資料之後，要把妳選去當成寵物。現在看來妳有更適合的去處。」牠的聲音在我身後越來越遠，「把她帶去 2012 號實驗室。」

「住手！放開我！別把我和妳們這種東西混為一談。」我尖叫，身軀很不爭氣的不斷顫抖。「妳們、妳們殺了芊熙，妳們殺了我朋友！」

遠處的脚步聲停下，不需要看，我也能想像此刻在「賀華」臉上的笑容。

然後，屬於賀華的嗓音輕輕柔柔地傳來。

「妳不也殺了那隻貓嗎？」